仕途往往擠肩訴苦不有此樂也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送楊君知新喻縣序　羅玘

進士始仕必遠官豈惟自祈其然人亦莫不祈其然南部郎曹臺屬亦遠官也必曰吾奚不能爲非既非矣居數歲見部寺臺之長其初亦進士也慕之或陟而位於外必曰吾奚不能爲長而擠若是人而非哲且賢與闒闒不慧者能無是心哉曾不思進士仕而爲縣者必先澌去其始爲進士之心甘淪於丞簿尉冗之伍日與之

H.H. MU CHINESE LIBRARY

浮沉從事庸汚狡悍如近洄如蹈蒺藜然將包荒之不不暇也郡督郵至繫以揖焉部使至繫以詭邀於途焉吏抱案卷其前繫以詈焉又不幸遂逐其欲以敗事又繫以蒙誚讓焉又嘗與爲進士者過而於吾爲轄其恐爲轄繫以承簿而不吾異也暮而入內愧其妻孥婢僕嘿不以言焉如是而南部郎曹臺屬甚樂也不必非也居數歲而陟於外甚樂也不必部寺臺之長也其爲縣者又曾不恩羣試於禮部不幸而不得進士固亦丞與簿之列也固亦有逆吾之荒而包之者也如是而爲縣甚樂也郎曹臺屬望之登山然部寺臺之長望之登天

然其處既卑其勢益集其心益危其欲益易以足力益思以奮而功益因以倍者勢不容以已也幸今天下用進士爲縣十六七而以功起爲達官亦十八九遂至於元老亦有之是其成也視始仕爲達官者不惟等耳或反過焉嗚呼縣於進士亦有功哉餘姚楊君居敬將知新喻縣君進士也翁君應乾與有戚謂必得予言而後進士爲縣之義始白雖然翁君不鄙予予之同年友也楊君世宦家又閱歷滋久而吐茹皎然得無以發蒙視予言乎

送艾典術歸隴州序

一天官書
最苦堆積
甚秦無言
星者思更
蓋洪

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
於勃碣故秦晉燕趙常多兵譬之人焉隴蜀之喉也於
中國爲項領渤澥海也碣石今淪於海要皆在今大都
東南大海濱海爲尾閭洩西維之水而脈絡寔首尾焉
隴爲秦野其位輿鬼其舍鶉首其官巨蟹其州雍其星
太白太白西方金也大都爲燕野其位箕尾其舍析木
其官人馬其州幽其星辰星辰北方水也金水母也又
兵象也有殺伐之氣焉水火夫也其爲體也柔柔則爲
沉鷙其過也爲激射爲奔放則二野之分其兵之用也
亦若有爲之者哉然吾聞太白其庳近日其高遠日出

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於是乎偃兵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國可以法致天下是二星也雖爲兵災亦或移而爲祥其躔次贏縮因人而變宋襄公一言而熒惑退舍是也今乘輿所駐非極紫微帝座也又辰星會太白五星聚於一舍位也日月如合璧望氣者徒天精而見景星索所謂彗孛蚩尤旗枉矢旬始者卒不入於目中斯何時哉尚與天官書合也春秋之時言星者曾有梓慎鄭有禆竈齊有甘公魏有石申無國無之而燕秦無聞予意二國昧谷幽都地也古和氏仲叔所居其遺秘有非列國所得窺覦無

賴於以名見者燕今司天在焉豈出羲和氏之下哉而秦隴之間亦宜有如昔之不以名見者乎隴之典術艾聊氏吾友閻允德之異姓子姓也今年客於允德所允德重其世也少其官而欲最之進而立於其先方伯公之地噫允德之愛人至矣然聊業已爲是特充其官焉則不能不以名見使秦有星家名自聊始如甘石裨梓氏可不可乎予故於聊之自燕歸秦也姊與之論燕秦分野所以薄試其術而登躋之激發之允德其將謂我善成人否乎

壽彭翁彥寬八十序

評彭越開文章生面

彭之先世祖以壽考聞至越爲王始以貴顯而其名皆能與世相爲終窮更數千百年語壽者固未有賢於祖不獨彭氏也而越之貴彭氏迄茲蓋無之而他之氏族越之後如越者寧數百十而已哉彭雖微越不失爲彭也故彭獨尊祖爲彭宗越雖貴不與焉抑越之戰劉項間其得王也虎口之餘臠耳計其利害直以生易貴其貴也亦未亢然南面稱孤固有可執而臨之道也使祖臨焉不以惡臭視之而恐其逸已也幾希矣葢其趨不同也然莊周稱祖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以爲壽是未免挾小數以擭竊撓絨逆其天常爲造物者之

不辨更好

蠧聖人之道無是也及其歷年之數容或諺聞之過使有之其戚屬朋友臣妾亦有與之抗年而俱存者乎無也然則飲水露茹草木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處可也古者堯舜百餘歲文王武王皆九十餘歲孔子大聖人也亦七十餘歲傳之所記百歲爲期期於此而已矣亦未聞聖人者數百歲云也葢往者不過則來者不續吾見天地之運於是乎息矣其可乎予嘗持是說以祛歷世之惑且欲以告彭氏彭氏居京曰彥寬叟有孫妃於益國予里益都也莫不與遊愛之而欲予言其八十壽以是月六日晨持以獻予知叟之欲繩祖武也亦

可不耐說之

只一邊字立說大奇此公文家巨學

明矣然其未得也有若身吐納呼吸之難及其旣得也有約居野處之窮而又戾於聖人天地之道又況徒聞其語而已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聖人之言也且不可信而語庸妄人之所傳以神者也可信乎予請叟觀於傳質諸羣聖人徵諸天之道順其常而爲天下之大老亦一彭祖也已

送憲副張君之任陝西序

地之涯爲邊衣之齊而緣也亦謂之邊凡器物之旁肉通謂之邊然則邊之云者中國之盡際外此則爲蠻爲戎爲羌爲狄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蓋越邊而求以爲

衣求以爲器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自其邊始故先王於此尤甚愛而重爲之防非憂邊之民不足以抗之爲之憂也憂夫無以使邊之民抗之有壞而入內之道焉之爲憂也邊之民其生而風土之鍾長而氣習之漸大約與之亦不相遠其山海與之相陟降而浮游也其飲啖騎射漁獵與之相錯而便習也父華而子夷也父夷而子華也或其身之迭爲華夷也皆不可得而準也而或者恃吾關吾堡塞在猶謂吾中國如完衣器物然其亦不思之甚矣於乎邊圉之寄可視以爲何如而獨付之武人況儉人之與庸人乎正速其壞而已西北之

邊古已不與東南並而西於今尤爲多警洮岷亦西之一面生番西羌之所窺覬而比年伏戎孔深天子以爲宜得憲臣之有威望者節制之以銷於未萌於是以監察御史張君爲陝西按察副使往即其任君前奉詔按甘肅邊臣諸不職者朝議服以爲能蓋肅之距甘也五百里是爲瓜州瓜之西古玉門關也而中國之地至是亦盡矣計其道里之阨蟠蚓屈於河山之間腰腹脊脇要皆虜也其穿而入也幾隧其入而薄也幾城其變也孰激之其來也孰導之敗孰爲之殿罪孰爲之魁君道時顧瞻躊躕固有定算而後諸囂囂者無所動其喙不

得盡其辭焉稱曰能宜也洮岷尤近於甘羌之強不及於諸虜偏裨將校非大將尊重臣而副使之得久於其任又非御史暫臨比也天子之所以用君烏得無情乎或謂君臺端之老者也宜在朝廷預政事其出非宜是之謂不知務蓋泥於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之論而未考韓范一老負五大之望皆嘗在邊矣然則邊圉果可付少年乎凡器物於其旁肉之邊倍厚之然後可保其恒完而不壞用君於邊固以厚邊也庸非所以重君乎此非予之言也其寮言之於予者也且使書之爲序以爲君行贈

張節婦傳　　　　羅玘

節婦新淦慕膳郭師孟女玉峽張洪本妻蒲臺訓導[illegible]
之母監察御史芹之祖母也年七十八歿當弘治庚戌
八月在仲春日爲廿八又明年壬子二月二日瘞柿坑之
塋歷十有八年爲正德巳巳御史銓得南院蒲臺亦解
教事來就養予徃也語次必嚬呻曰鑑欲夫子之有言
也巳則喀然御史來也語次亦嚬呻曰芹欲夫子之有
言也巳則喀然他日又來入狀曰微芹祖母無以有芹
父況芹乎芹父子不及今徼夫子言傳之後世安知有

芹祖母又安知芹緒之幾絕而復續乎言已泣予辭又泣去蒲臺歸二年至是二月訃來予往就弔位御史泣言若昔者而益悽予退討狀玉峽張著自滕國前人故曰古張又曰庫張謂假貸之便若取諸庫然洪本父曰季徽其兄也季徽歿洪本奉母李氏嗣家政而屬有象厄日用隱憂以李故鬱鬱弗忍洩未四十死蒲臺方脫襁褓固在厄洪本者所欲居貨中則節婦譬則匱也先抉揭之攫取惟其便乃入李以言具為婦急指姑雞他奔狀踪跡秘譎而隱約李姑不疑日改而薪之緒蛸剌百出使可覆驗覺李微動隨嗾妁來節婦駡逐妁去截

髮泣三日籲天自誓曰吾所不爲張氏鬼者有如皦日李乃竊聞亦發恚厰其惡曰吾今執女告縣官然終以愛掩止節婦計曰彼欲逐我乎厄斯子也而已耳果厄斯子乎利吾有也而已耳假令真能不拔一毛而顧於吾重者毫髪蹉跌吾與張氏存者幾何吾今掃地赤立則何如於是聞奪一墅去守者告曰墅去矣曰知之繼聞發一廩去守者告曰廩去矣曰知之或扼腕曰可訟也揺手指蒲臺曰有是在積數歲至無所可奪可發而蒲臺亦勝冠或又曰可使商也補前之匱乎曰吾聞業不遂者改業之況幾賈大禍而幸脫者乎然擇之莫儒

爲宜乃齎送之金陵就周戶曹學學七年然後歸遂就庠舍而御史適生命曰岸志更業意也御史在乳而母死哺藉携扶一惟節婦稍長知學常以一釭膏坐之於紡軞側永夜誦緯成師之贄或於是乎取之隣之婦熏而爲夜作爲鐵石心者亦多有洪本有寡妹門戶絕李以雪子之蕩覆無所於歸也且慚不以言節婦節婦心知之於喪李之日迎與同食者終其身距今里閭傳之若前日事蒲臺用戊午貢授今官御史亦以是年領賢書登壬戌進士官福州推官而至轉于院蒲臺之封亦用其貴居院敢言人所不敢言凜凜樹英烈風要之忠

節一道也其亦有所本也與予舊史氏也爲著節婦傳以竢後徵焉

贊曰立人之孤而世之與起人之死而生之孰神乎曰必起人之死者也然則孰難乎曰必立人之孤者也何也循古之方而用之而人偶生焉觀者孰不驚以爲神乎而或使復爲之其又可能邪若夫非自少艾而白首出萬死而一生而人之孤未有可偶一爲而立者也故曰立孤難耳亦何貴於人之驚以爲神也乎曾子謂可以託六尺之孤而謂之君子於乎若節婦女中之君子也與

序

送少司寇張公致政序 代作　　董玘

予瀕海人也忝嘗登吳山而望下臨海門見賈舟張帆自遠而至俄頃趨數百里抵岸竒貨山委市者鱗集慨焉樂之乃下從舟子而問焉曰爾獲利不既捷哉舟子呀然咲曰子覩其利惡知其害之倍也夫天時適逢舟楫無害出無入有馹騎累貲豈不誠利也歟乃若盪洎淺渚四顧無侶風撞濤齧靡月靡日子知之乎洪濤瀾汗上下嶢嵲鰌涎鰐彭存亡瞬息子知之乎牟大載盈馳驅角迅衣袽不戒為魚龍獲子知之乎自吾同往于

海者多矣葢有一往而覆焉者矣有一往而迷其利再往而覆焉者矣有再往而迷其利數往不見卒覆焉者矣若此者利之倍於害邪害之倍於利邪吾幸而先登于岸不覆厥載子適見之而謂皆然乎予於是憮然歎曰嗟乎仕宦之道亦若是矣往而不知止溺而不知返其亦殆哉厥後予入仕途迨今三十餘年以所聞見徵之或滯於一官偃蹇數十年而不振遂以淪沒或乘時會膺而歲九遷一蹶以仆或宣力畢知逢禍不虞或祿位已極功成名遂終陷險艱其進速得失沉顛糜摧亦何異於舟子之云而先登于岸不覆厥載者何其鮮也

石路之役也葬物過之死而不止況入海

哉吾乃今於張公應祥之去見之公奮自諸生以擢進士兩宰大邑遂拜監察御史久之擢吾浙按察副使召入爲大理右少卿尋進左轉左僉都御史再進右副已入爲太理卿遷刑部左侍郎出入中外者二十九年位秩之崇聲名之榮疇能逮之玆以目眚年甫六十四遂乞致仕以去脩然長遯節完而名全仕宦若此可不謂誕先登岸不覆厥載者邪而或者猶以公位未極爲慊以公操履堅綜練久年未至而爲大理爲侍郎皆席不暇煖案事于外其勤且勞又如此使其干進務入何階不陟然而不自止則入海迷其利而數往者是也公何

居焉况兹之歸葛巾野服自埒于沮溱之野孰與夫波濤嶢嵲之危雲門芸谷荷亭竹榭孰與夫舟居海宿之愁苦姻戚故舊聚處而談笑心怡神愉孰與夫蝤涎鰐蟛濡御終日之虞不迷其利固無其害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夫居易香山之約日知臺池之飾皆昔之同官而能止者也祖疏傳而歎息送李尉而盈途情之所不容已者也招賈之文望海之詩寓言以達志者也予與公為布衣交再會于蜀而同官于此念始者傾蓋海濱後公來為憲副實理海道固熟覩于海者于其歸輒以是為說

記

峨眉山紀遊　　敖英

嘉靖壬寅秋九月既望侍御涓齋謝公觀風至峨眉梅塘毛子渭野樊子暨予咸以職司從一日臺中無事毛子曰此中三峨之勝聞天下二三子願從公遊焉斯亦古人張弛之道也公曰我於此山與復不淺詰朝從公出壯門由寶經樓入山逶迤度蒼水橋過中峯寺度雙飛橋見一水奔流而來有石突然砥其衝乃分流二派由石梁飛下擊盪震撼宛宛趨龍門而去憩四會亭對趣清暉應接不暇有鳥飛鳴而過振響流韻如奏玉琴

西行數十里望見白水寺臺殿在翠微中如畫時日已銜山遂投寺宿焉五鼓既作從公上頂心坡石磴崚嶒而躋陟之險如登天然歷大雲壑小雲壑路稍平上胡孫梯又險上木皮殿梅子坡攀緣鐵鎖又險上雷動坪左右深壑黑不見底又險道左有禁語鐵牌山僧曰坪下巖洞爲蛟龍虵虺所棲其氣嘗乘煙霧而上故禁遊人緘口避之上八十四盤又險自入山至此多在雲氣中行忽仰見天角雲漏日光如金在鎔焰融絢爛不類下方所見山僧曰日無異也但人在清高處與塵埃中光景自是不同至歡喜亭遂緩步度天仙橋入天門焚

子請公題名刻石從之抵光明寺上大峨絕頂攬結秀
色吞吐高明西望驪經臺及瓦屋諸山如列几案北顧
王壘青城諸山如聯培塿東視蜀江之流如衣帶俯瞰
大峨之腰白雲平鋪周遭一色而中峨小峨蓋覆在下
不見髣髴茫然如雪積平野月籠寒沙微風西來雲光
滉瀁又如洞庭彭蠡之間濤舂浪激不可名狀公曰到
此境使人肝膽澄徹平生奇觀無踰此者俄有三鳥飛
來形如畫眉佼如鳩有二鼠隨之比松鼠差小飼之以
粒與人甚狎良久鳥鼠皆去山僧報曰佛光現矣相顧
山腰雲氣上有彩色圓光一道小如車輪繼有一光大

如此說破和尚無由生活

如車輪良久乃滅公曰此巖下必有寶藏之氣故雲觀之日射之光乃現若雲日不相薄則無此光彼謂光由佛現也謬哉已而雲氣漸散暮色蒼然公揖諸君退明日遂相與緣徑下山時雲飛木末雨意欲來公曰觀山變態妙在煙雨中遂行既入城漏下二十刻矣明日謁公行臺公曰東坡有言山水放遊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故王羲之嘗欲一遊峨眉而終身不果又聞來遊此山者或不及時則雪封岩徑卽有能至絕頂或値風雨晦冥敗興而還吾輩昨來之遊良愜賞心毛子於是請循晦翁登祝融峯故實摛藻抒詠以謝山靈公賦古

詩爲倡咸和之予不敏攜其槩紀之勒石山椒以諗諸
後來之游者

胡行恭傳

王時槐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幼孤穎敏强記家貧爲童子師取資供母晨起櫛沐伺寢門問所宜苦以爲常母既没家無餘資貳竟月絶炊手一卷坐中庭曠然若不爲意性好讀書貧不能購則時時從人乞假手録至數十部殫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志會輒箋疏其義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尚化周砥節剛廉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否行恭報書至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説起於青衿之子請謁公事

假私蹊以備員此固流弊之甚僕則以爲周士之貴秦士之賤皆有繇來非可以一一羿士也夫欲導爲射示人操矢欲導爲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誨射而示轡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值乎故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篤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就有憸邪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剌其間矣乃欲爲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周得書歎服且曰使薦舉法行則若詰公東舍行恭其誰耶行恭雖伏蓬藁不忘當時其誨子以實行爲學而戒務名富貴利達一不置諸口子天鳳能遵其教嘗從雩都何公泰黃公弘綱聞陽明先

大臣詩直使臣針砭

不妨尊重

生之學初疑信半久之中夜體認瞿然有悟曰是有本之學也乃著自信篇文以理非在外特著理論以正後儒之謬云

右春坊右諭德劉公戩傳

劉戩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進侍講弘治改元　命戩使交趾時交趾吞古城侵緬甸頗倔驁僉難其行戩被　命即從兩[illegible]乘肩輿道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颶檣蔽洋貿重易奇今豈天人耶何其簡速也郊迎館候覩昔倍恭陪臣拜跪據　大明集禮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

不妨少遜

妙絕

頒詔明日宴畢遂行交王大恐曰一國生靈命懸天使傀金珠犀象戩一不顧既行復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戩書其初入關詩曰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以示之交人益敬悚初戩至交交地苦炎暑其館伴進一象骨扇及出關以其扇返之交王遣使人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進右春坊右諭德踰年卒戩配胡氏早盲數請置貳室不聽臨終索紙書曰劉伶之婦既荷莊叟之骸如遺無一語及家事所著有晉軒集

淮鹽利弊疏

霍韜

切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通變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 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

貨除正額外猶産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饔飧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　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値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可絞死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斗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饑以死也此後來法行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

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官給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仍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米麥不得則先從富室稱貸然後加倍償鹽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

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恃衆往往爲刼此際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旣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頼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召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徵至薄商之獲至厚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雖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日常

股者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賊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令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奸權奏討或勳戚　恩賜皆

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

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其所也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求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脩補近年弊利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而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爲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塲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召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

行法貴執法執法貴有餘地

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雖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卽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私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何行乎行之而嚴卽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卽爲變行之而寬卽三百餘鹽之利盡入奸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逋逃乃區區賑濟區區招撫于目握

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之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巳重矣而今復加七錢尤重矣買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盜正課愈壅雖絞刑治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祗足驅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與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托專責成效虛實提督上之吏部與之數年鹽利不與邊儲不實邊民不多邊地不闢不

宗藩無失所之慮生民無加賦之擾然後上下皆安災變可弭也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二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俸糧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軍官襲職比試甚嚴材勇者擢庸劣者黜自永樂以後新官免比試舊官雖比試亦徒故事真材日寡冗員日增成化以前邊方嚴故邊地得耕及今邊地益荒邊粟益少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弘治以後鹽引改輸銀不復肯墾邊地禁例開載私役軍士其法甚嚴今管軍官則公然役占軍士於私家者矣　陛下

特勑五府公侯會九卿詳議軍官俸糧何策給足昔年軍職如此其少乃得眞材今冗員如此其多乃無材可用冗員日增何策善圖其後邊防日弛邊軍日困邊糧日匱戎狄日强邊境日危何策振救其急新舊軍職比試之法何如酌中軍政體統何如申明軍士困苦何如撫恤必盡究弊源洗削之庶幾紀綱漸振衆囂漸息和氣漸至而災變可弭也洪武三十年定 大明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嚴爲之禁文官以其厲已改從雜犯而許之贖故得贓愈多贖罪愈易是教天下好貪也陛下御極以來未嘗輕戮一人决囚之夕三鼓不寐重

民命故也酷吏無忌仍敢虐殺良民成化以前糧戶解戶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驗收乃運送　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臣見面及今小民有白糧一石加至二石八斗乃能上納各項糧料有索銀四百八十兩乃得批迴者各省解戶有久累旅死游魂無歸者矣雖有禁例小民敢與內臣抗乎伏惟　陛下勑各部熟議查革冗員裁省征役俾民無擾申明受贓正律文官勿相阿黨以虐百姓申明酷吏故禁故勘平人正法俾良民不枉死改正各部收納糧料舊法俾貪暴不肆苛虐小民不致重困庶幾弊政少除災變可弭矣

傳

贈太傅謚文康梁公儲傳　霍韜

公立朝四十年多自掩蔽無所誇其功故人不得知聞謗不辯謗言日積居之恬然施德於人不責報人賴公德以自庇覆反操戈向公公亦不較海內後進不面公徒聞謗公云云亦相附和毀公故世罕知公者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內交嬖臣江彬朱寧宦者張銳皆有賂爲之祈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臣奏曰祖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　武皇帝曰與之兵科臣執奏曰茲土遂畀秦藩悖　祖皇帝制　武皇帝

敢於草正
敢於不草

曰業已與之六科十三道諫臣各執奏曰　秦王請益封褒不可聽許　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公當草制念曰若遂草制畀地　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公曰如皆引疾孰與事　君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公承　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　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

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巳王愼之毋
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
決於數詞然公未嘗自以爲功也正德巳卯　武皇帝
躬巡邊羣臣諫曰　萬乘不宜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
軍巡邊云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勑大學士楊廷和引
疾不草勑大學士蔣冕亦引疾　武皇帝御左順門
召大學士梁儲面促草勑儲奏曰勑不敢草　帝曰何
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勑不可草　帝曰何不可對
曰　陛下爲君乃自卑而臣臣草勑是臣名君故不可
帝震怒手劒立曰不草勑齒此劒儲免冠解衣帶伏地

歸善于君

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勑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顯戮臣臣罪死不可赦　武皇帝察其誠款擲劒起不促草勑君子曰儲臣誠能悟主然　帝之仁明殆亦不可誣也

已己卯宸濠反　武皇帝議親師羣臣諍曰不可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亦曰不可　武皇帝曰朕親師廷和儲冕議居從曰如皆從　蹕孰與守如皆守孰與圖上之危艱乃議楊公居守曰社稷是保梁公蔣公從是時也三公蓋聯股肱而共成一人之身矣　武皇帝親師南都議幸蘇浙荆豫云又議南都郊大學士儲冕奏

曰南都郊。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配　天若遂南都郊配位不知所　裁定
武皇帝乃不郊又將南幸儲晃手奏　行在門外請毋
南幸自卯至酉汗浹背　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
未奉　俞旨不敢起　武皇帝乃俞曰不南幸儲晃乃
起君子曰江南不擾二公之力也宸濠未反時多內交
士夫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餽籍惟厚齋梁公晉
溪王公無受餽世人猶多指此疵二公皆不察之過也
厚齋自入仕至歸老負郭不增寸土廣郡沈同知尚經
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

誣善之言不可信一至于此

此事身家所係不辯一言尤爲不易

從化賊巢不食之土耳。平日於人之餽未嘗却隨計其直酬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問日議建祠妥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曰需八金匠何六往曰未有以給也盖少需尋不能營給祠竟不克建公在位日乃王御史溱請典刑公田給事中賦請沒公之貲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矯詔抄公之家公在南京報聞皆不動也　上御極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故縱反者請置詔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劾者猶不已久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例

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誣移之他
公惟引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辯公去位後大
臣被劾無不辯者然後知公之大



套世界如何容得

記

賀教授去官碑記　　霍韜

應天教授賀子鈞昔宰浙之麗水巡按御史謂賀子不能尹送部渭厓子睹覸部篆覈賀子政績慨然嘆息曰如賀尹者良尹也謂不能尹詘也擬賀子原秩或曰賀子木慤介遜人木近訥訥故辭不飾慤近樸樸故禮不縟介近矯矯故俗不諧遜近畏畏故儀不炫不能尹也渭厓子曰辭不飾所以屏僞也禮不縟所以崇質也俗不諧所以自立也儀不炫所以秉孚也古之道也賀子能尹也或曰今之能尹豈曰口佞是也宴巧承要人頤

誕澮吐焉躬曲舌圓翻變白黑阿合上官乃稱能尹賀子不能尹也賀子教應天渭厓子曰行矣髦士式而木也可以立本式而戆也可以存誠式而節介也可以勅身式而遜也可以愼德行矣往不能尹乃今可以能師矣賀子教應天二年其對上官無諂辭其對諸生無訹詬木也猶昔也不僕僕走趨不郊迎要官戆也猶昔也節饋不通見贄不納推財賙貧衣布齕粟空如也恬如也介也猶昔也謙而溫遇要官如震焉踧踖如也遜也猶昔也乃今黜也或曰賀子弗有可黜也然乃黜也其故弗可知也或曰賀子實窮歸無餘貲如賀子黜凡今之

官必貪婪而後可或曰學校職化源汚者黜潔者進猶懼士化不疾也乃今潔者黜汚者何懲士何勸焉渭厓子曰雖則詘黜也然而天下知賀子之詘黜也寧少也語有之素位樂天君子大自立也賀子受學陽明之門陽明之學求自得也賀子誠求自得也外何羨焉今之汚夫溝渠其身心以營營富貴也死穢猶遺蠅蛆恥伍賀子與較孰多哉吾知賀子不黜慼也學之師生曰賀子不黜慼也惟是繼賀子者不知何如也師生所慼慼也渭厓子曰賀子得士如此可以自考矣雖詘黜矣不慼慼斷可知矣

以三者論文則文士絀矣公出處其正

序王文恪公集

霍　韜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以人品者人爲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爲世師者也以才格者文由才奇者也世之文由才傳者吾見之矣合才與學者我未之見也合才與學蓋有之矣合人品與學與才我殆未之見也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守溪先生早年詞氣如風檣駕濤如逸驥馳野如銀河注濵如長虹橫漢如電走列缺如駛颰之嘯六合可謂雄矣晩年脫枝落

英尚淡崇質大羹不和大烹不割玄酒不麴大音不絃古鐘石磬俾耳不諧蓋雄而古者也故曰公文可傳也才格也一也先生早學於蘇晩學於韓折衷於程朱是故觀怒懼箴知公於心學力矣觀慈湖記知公於異端辨矣觀昭穆對觀尊親議知公於天倫明矣觀敎太子知公慎天下大本矣觀講學觀親政觀邊事議知公康濟之懷矣觀歷代官制知公考古變通之識矣觀諸序記觀諸東書觀諸碑銘觀諸詩歌知公黜浮崇古之大略是可傳矣故曰公文可傳矣學力也二也公於壽寧侯舊也壽寧侯戚密椒宮大臣無恥者趨焉公自壽寧

顯後不通字姓君子曰公之介也。　武皇帝時瑾權橫赫無恥者趨焉公决去人曰去則忤瑾或怒不測公曰吾不得吾職則去禍福奚虞焉天下乃知有大臣之烈。故公之出也人曰瑞麟威鳳之遊也公仕也人目景星卿雲之見也公歸也人曰雪冬松栢之秀也公沒也人曰夏鼎周彝之藏也公也無忝名臣也巳故曰公文可傳也人品也三也又曰才格也學力也人品也胥賴以成者也三善有一焉猶可名世況於公具焉或曰公在孔門如何渭厓子曰公若及孔門宜列游夏之間性善之對則式孟氏人心道心之論宜式程朱

亦有面而不識者

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予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杰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則夫眞豪杰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眞豪杰也豪杰且不得況于得眞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人心世道之不古也　聖上極眷注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故先生不見信于世亦以是也生竊謂先生一代奇杰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爲之兆雖然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三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桑尋秦漢富饒故跡而脩焉漸復西周之舊惟先生茲行是賴關

以人才華涵習卽是格君大段

中故多豪杰薦剡所及諒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賢爲第一重事尚留意不一

○與胡靜菴書

屢辱君子惠教之厚感而且懼内省而又愧激交并也先生所以引拔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生剛褊棄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爲世用吾知其不惟不足爲世道幸抑亦友爲躬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昨者五年之行也士友舉酒而祝曰今日惟格君無其人耳子勉之韜對曰古之格君必德爲大人然後能予猶未免爲小人也敢辭且古人之啓沃也其相與也果如今之拜

而稽首立誦講章耶。今之人有求稽首誦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耀矣是其足與語格君耶。我不足以與於斯也敢辭昨過崑山與魏莊渠聚三日乃別莊渠子曰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質而格也二三子可誘乎生對曰譬諸曳大木者一人之力孰與九牛今有置九牛於林莽豢養於散地獨疲其筋骨手足望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今天下負九牛之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豢散地自逸而自適人亦莫之驅遣鞭策之也曰曳大木者果無其人惑矣二三君子天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及之懼乎莊渠子曰九牛非我家畜也惟幸

雨潤草肥俾黄犢得安眠高壟耳生正色對曰諸君勿輕退托今日急務在薦進多賢以革陋習則人心自正善類自多而祖宗舊章自復天下自治古人求治有急於退小人者乎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用人在列正氣日長舉世士夫孰願爲姦邪故大賢君子之謀國也苟能誘一人以爲善是能退一不善人矣人人相勸誘以爲善是舉世不善退矣豈必出逐之云然是任也均非生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托生謂此乃先生與南都列位諸老所不得辭其責者舟中錄上當候輿居之贄不恭惟恕之幸

誌銘

翰林院編修攺齋王公忠墓誌銘　鄒守益

嘉靖甲申秋七月二十五日攺齋王君以諫卒于位其配胡孺人忍死歸其喪伯兄恭仲兄愚奉任太宜人命以季弟㦗次子東爲喪主越十有四年丁酉尚未克葬彭山季侯謂竹墟居侯曰吾有司預有責焉乃檄縣庀葬其子弟謀曰是其可以閔於官卜吉縣東之蹊徑柑于十世之孝子叔可之塋坎山離向以秋九月十八日襄事而虛其右以俟胡孺人孺人泣謂㦗曰而兄所與游率海內豪杰然其客邇而存者宜莫若東廓子㦗致

其詞甚哀相與淚潸潸下志曰改齋姓王氏諱思字宜學系出晉太傅導其家于吉自南唐處州節度使諱崇文始其徙泰和自宋戶部侍郎知諫院諱贄始世以儒有聲國初諱沂以儒行徵說書授官不拜高祖諱伯貞知廣東瓊州府有遺愛祠在瓊曾祖諱直少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端有傳在國史祖諱積好學篤行文貞楊公作說玉以擬其德考諱俅歷官廣西知太平府孝友仁惠整菴羅公銘之改齋生長詩禮中八歲能詩十歲能文弱冠而舉於鄉是時豪爽自許廓如也及卒業南雍與天下士磨礱手書矯輕警惰于座求信國文公

不欺友悠
不欺君

像奉以出入及遭外艱葬祭不愆于禮正德辛未第進士以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毎試輒先同列獨不爲應酬文字曰美其辭以悦人吾所不能悦人以美辭而眩是非吾所不敢先達嘉其志及授編修時有倖進爲臺諫所糾慨然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律身自有定法若誘於利而合怵於勢而殉如鄙夫何或咎其立異曰鄙夫非尚同也乎哉聞者咋舌去甲戌秋上封事以爲　孝宗敬皇帝之子惟　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　太廟孝養兩宮總纜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維是任喜怒移威柄弛紀

綱摧士氣召天變言甚切至謫潮州三湖驛驛丞便道省母以二僮自隨郡守闞景韓書院居之一時俊傑咸從之游陽明王公鎮虔撫使贊軍議曰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難於趣時長才堪以濟用君感其知與李君子庸偕至尋寧藩變作搴裳宵赴軍門功成亟歸口不言勞庚辰再入潮請業者益盛隨材曲就語亹亹不倦諸生傳錄而宗之 新天子改元召諸以直諫謫罷者咸復其位乃改齋自三河入翰林加從六品俸又錄寧庶人功帶支九品俸預修 先帝實錄同考癸未試事充經筵講官夙夜寅恭隱然負公輔望甲申大禮議起

與同列疏諍不報旣而文端公塋有水患得請改葬矣
七月之望復預伏闕號諫下獄杖朝堂越十四日遂不
起鬻其居不售無以爲殮公卿寮舊相率賻而殮之以
歸歸之日送車塞道無不咨涕泣者無子壻鄉進士
劉教緝其遺言多散軼得詩三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傳
于世年甫四十有四改齋資稟犖奇而充以學力視豐
寠崇卑直如芻狗其之三河也夜半舟觸巨石緣石以
坐浩歌達旦及杖以歸猶手書贈賡德詩遒勁如平時
疾革妻女問所欲言止書思毋二字其於死生達矣夫
復何憾方同志彙集嘗諷改齋增側室爲俎豆計改齋

雖不可訓然其言壯矣

笑曰大丈夫當爲天下萬世所俎豆戀戀於兒女耶今果祠學宮如所言云東湖吳公曰挺然其節似徂徠松温然其和似崑山玉涇野呂公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蘧伯玉世以爲確論

今日法祖第一事可與文恪講學親政疏並傳

奏疏

遵　祖訓以端政本疏　　孫　懋

臣嘗伏讀　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卽與施行大哉　王言此誠子孫萬世　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承　先朝內外姦人交通盤據蒙蔽　主聽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靡通將一應奏章或先沉匿不與轉聞或捏改　旨意肆爲欺罔以致予奪非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多留中不出者假以　朝廷震怒動遭譴謫箝制人口不敢復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眞僞

獨有論駁

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亂機壞　祖宗之法莫大於此重以奇珍淫巧百計誘惑使　先皇帝既不得日親萬幾又莫與儒臣接見　經筵輟講積有餘年浹月臨朝恒以昏暮君臣隔絶形跡疎違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姦人之手　內閣莫獲參預六科徒事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紀綱大壞姦黨横行蓄患邊方流毒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社稷蕭薔之禍茲亦深矣如昔年劉瑾揑寫　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藏不報本又

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爲寒心尚賴皇天眷祐宗廟
有靈社稷不致顛危乃眞幸耳茲者伏遇陛下聰
明天錫仁孝夙聞起自親藩光陟帝位四方萬國延
頸拭目瞻望太平今龍飛御極之初正勵精圖治之
始且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
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覩明詔
痛革先朝弊政洞察小人姦狀中外臣民不勝懽慶
以爲我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詔令陛下
撥亂之功可謂盛矣蔑以加矣但臣以爲本源之地不
治則末流尚有可憂伏願陛下奉天法祖總攬

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日　視朝
之餘即御　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
凝神注思逐一俯賜觀覽不時　召入內閣大臣以
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事大論議矛盾者則
敕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內批如　先朝之
爲者即有寢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　陛下至公
無我之度臣又竊伏私念　內閣機密重地　祖宗設
官立法必極周詳擬　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　綸音
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壅蔽似若無可容者何乃公
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忌畏則是關防

之術尚若闕疎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機因得
以竊弄之矣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　祖訓內閣
創置列於　大明會典臣愚欲乞　陛下仰遵　聖祖
大訓裁稽我　太宗文皇帝故事　敕令內閣專一擬
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
或鈐以　御寶將逐日　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
五日一次類進揭帖與六科旨意題本對同雖　陛下
聖意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行許
令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　敕令御前紀事給
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

奏紀其數目送吏部附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
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沉匿之姦舉無所容而朝廷之
政將無一不出於正矣臣忝官諫諍遭際聖明一念
朴忠粗先有見如此伏望陛下脩舉祖宗久大之
業釐正累朝因襲之弊光復令典永示弘規追究前
日壅蔽章奏明此欺罔一應姦邪之人明降敕旨處
之重典以示大戒此實端本澄源法祖立政之第一
義也伏惟聖明留神天下幸甚臣干冒天威無任
戰慄之至

疏

守令定例疏　　胡世寧

臣道考察之典甚嚴

臣惟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也巡察二司守令者巡按御史也數者設官皆以爲民也　祖宗舊制惟巡按一年交代回奏至今不改其餘藩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成其功効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叅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叅政或副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布右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即改左而三遷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

之閒往來道路如織日月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于進士爲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則取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凋弊若見驛舍之損漏誰爲之脩也視生民之饑困若見驛馬疲瘠誰爲之恤也舊時責之以興水利勸農桑者不屑爲也責之以積穀備荒者不屑爲也至凡覈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强等事皆不屑爲也乃惟巡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惟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往時巡按秉權太重行事太過　先朝考定　憲綱一書以爲矜式其真三

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禮也其職任事務各有定例也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行其職而事皆禀命於巡按矣甚而巡撫固位者亦不敢專行一事而承望風旨於巡按矣相見之際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以下則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位隨行甚者荅應之際皆伏如拜跪矣至于審刑議事考覈官吏之際與奪輕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致商確矣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間或專行一事者豈惟巡按惡之衆皆疾之或陰訐以數字之考語或明摘其一事之過失而劾退之矣由是布政以下皆以作揖爲名曰候於

御史之門而無暇各行其政甚者公文往來皆必親遞而布政使方岳之重按察使外臺之長乃躬任鋪司鋪兵之役而不恥矣彼爲布政者則曰我姑卑巽數月則有京堂之陞矣旣爲都御史巡撫則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則有部堂之擢矣不然則劾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員皆以持循保位爲賢而慷慨任事者爲不謹忠正之人因是而黜者多矣孰肯體國憂民爲之興利備患耶此今日致民飢困所由也今使大臣有如富弼之賢者　陛下委金萬鎰使之馳往地方賑救欲發倉廩則倉廩皆空也欲買糧食則米粟絕無也欲勸大

人皆尚美難必至于見

戶則大戶自不給也欲知饑民實數則守令素不之究也欲委官則無實心行事者而或差占於巡按則不敢承命也一人耳目有限將如之何哉不過公文行下而造冊報上曰賑過若干而已其生其死誠不能知也此今日之饑荒實不能救而後日之饑荒所當急備也聖旨所憂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者此正可憂之時也臣惟曰回上風變治體而皆復　祖宗之舊此今日救民之急務也然此事大臣不敢獨任也惟　聖明張主於上而已何者臣僚昔皆陞速今緩其陞則怨怨則謗御史先既權重今抑其權則怨怨則劾劾與謗皆

大臣之所深畏也今日職位退亦可矣而歿後議及贈謚則又以有無彈劾爲應否由是浮沉保名者恒得志體國任怨莫之敢矣臣故謂保民今日急務在 聖明張主之而已伏候 聖裁

奏疏

崇一德以享　天心疏　　唐　皐

下嘗伏覩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序有曰君臣同心志同一氣所以感　皇天后土之鑒海嶽效靈由是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家給人足其首章又以君臣同遊竭忠成全其君拾君之失擠君之過補君之闕爲說大哉　皇言所以貽謀燕翼垂萬世　聖子神孫之訓者深且遠矣仲虺詳陳咸有一德之功孟子極言相待一體之道皆不出我　祖宗彝訓之外也仰惟　皇上起自潛邸嗣守丕基登極之初治以憲　祖爲先志以勵

精爲大天下臣民翹首跂足仰望太平以謂 陛下蓋將更張 武宗之敝以 上繼孝宗之治而遠復 聖祖之盛也然自 卽位以來君臣無同遊之美上下鮮一德之休知有股肱而不藉之運用知有耳目而不用之聰明是 陛下雖有願治之心而失所以求治之道也臣嘗供事 華蓋內殿親見殿外之東極北有一便殿或指以示臣曰此 孝宗皇帝燕息之所也凡諸臣章奏必於此閣之遇有懷疑未决必召輔臣至此參詳可否然後下之所司是以政無闕失昭 令聞以垂無窮且 召見之頃 傳宣賜茶或 撤賜御饌君臣際

遇至今矣談不知左右近臣孰知　先朝典故者曾爲
陛下言之乎臣恐其不能且不肯也臣又見得先王
優禮老成引年致仕不許其請則必賜之几杖以昭眷
畱之誠蓋以老成諳國多識舊章不可不重惜也近來
户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引疾乞骸章疏屢上
陛下溫旨慰畱此固惜老成重典刑之盛心也臣方擬
有几杖之　賜以爲　聖世之光不意項因太監崔文
家人之故謂俊廢格　詔旨令其回話其與　陛下起
廢之初慰畱之　溫旨大不侔矣萬一俊執奏大臣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掛冠玄武　祖帳東都　陛下

寡過之人妙妙然在今日則鄉原可慮矣

雖無簡棄老成之心亦抑何以自解於天下之口而祈免於萬世之非議哉臣觀　陛下在內所寵信者多藩邸久侍之人也非　先朝寡過之人也使此數臣者果皆忠於　陛下豈肯令　陛下因崔文一家奴之故而簡老成體國之臣乎又豈肯令　陛下加拾遺擠過之忠以廢格　詔旨之罪乎又豈肯令　陛下變免留之　溫旨爲雷霆震擊之威乎夫自古及今君臣上下同心一德未有不治者也上下隔絕中外疑阻未有不亂者也　陛下即位二年於茲雖無　武宗以來危亂之形而有正德以後災變之大其幾甚可畏也伏願憲

聖祖之言舉　先朝之典虛　顧問輔臣之襟隆
體貌大臣之禮養　聖主遷善之勇全老成執法之忠
鑒憸邪非亂之由消近習保姦之禍務使君臣如一人
之身　宮府內外如一家之勢則政以道成氣以和召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我　聖祖降鑒效靈
之訓可驗於　今日矣

莊渠先生崑人也每正襟讀之終日不厭

序

六書精蘊序

魏　校

嗟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久矣秦以凶德閏位强取文字而同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則既闕有間矣其別出者多列國未同之書然則文終不可考與曰文者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天地萬物之撰也古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然也心學而明也貫若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密倉頡之作六書也猶之伏羲之作八卦也若剖混沌而開之其道易簡愚夫愚婦可使與知不知不足以言道乃其

精蘊則有學士大夫不及盡知者。是故傳久則易以譌、有王者作、議禮制度而考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宣嘗考文矣、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浸以備矣、開闢而後與有功焉者也、心法之微、傳與否與、今固弗能知、矧秦之斯、彼何人兮、而其心乃敢曰古亦莫予若矣、茲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變而爲小篆也、斯實紛更之、文字則大備矣、混沌之鑿也、亦多矣、秦以吏道易君道、天下日擾擾焉、程邈因是以隷書代篆書、六書亦墜地矣、要之二人者同於轆䡞者也、校嘗曰、三代而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秦弗稽古師先王、而歷代師秦

以爲故詎惟六書也哉狡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久湮
欲請於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僞擇於小篆可者尚補
古文之闕多病未遑則爲之贊發大義以闡心法學者
毋滯於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地萬物而反
求諸心天機之不器於物也古猶今也噫天而欲興斯
文也茲其濫觴也已或曰斯無道秦百代羞也請廢斯
篆一洒空之無寧慊於志乎曰斯篆亦詎能盡廢古文
今亦何必盡廢斯篆天王而考文也亦惟祖頡而參諸
籒若磐盂書定而一之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
之惡而知其美曠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邈隸亦必修之

與俗宜之翻篆而楷俾無失六書掃官府之繁苛灰書籍之叛經離道者復歸民于樸毋或琱瑑其天或曰噫信斯言也古道可還也六書云乎哉

浮浮波

明文奇賞卷之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贈太宰石塘聞公考績序　崔銑

精文比制域民於矩是謂法守之臣以係邦國者也危詞烈政去民之厲是謂抗直之臣以作邦國者也委圖奇中解民之結是謂運幾之臣以彌邦國者也若夫虛中粹外定宇博量正表于此形范于彼不為福創不抜事首迫之而後律感之而斯應付物以能因人是授此社稷之衛古所謂良臣者焉是故略尺寸之著而默移

靡費淑旦夕之效而曲成無盡世不有擊磬者乎武而憂之其聲播說而翔之其韻和而何知乎氣可鳴之和答如取況人吾同類自毛髮之懸全靈覺之則一也外其身以動之末矣哉非閑其言而不出也非伏其知而不發也不賴乎言與知者存焉爾弘治乙丑禮部進士三百人銑亦厠名石塘聞公前川張公同邑同舉年十踰冠沉重靜方偉然國器陽明王子數向予道其賢曰聖雖學作允賴於資如明山二子其希聖也何有石塘公遂總選司尹兩都貳司憲自長再拜天官卿凡公之所涖人曰務棼難理公則沛如人曰勢臨莫執公則蔑

有王良之御控馭隨策養氏之發縱送宜括而冲襟淵
度仰而望之樂其可親徐而就之憚其難犯噫斯謂良
臣哉公貳司寇滿九載而拜尚書今又再考矣久在于
南地重事簡論者咸謂鬱其才而拘其化也往朝缺銓
卿所司累以公名上請而未真拜夫知古善植者乎不
急其尋丈之樸必須其百圍以棟楩楠則然竿日而華
計旬以待方孅嬋樸樕大匠不睨焉昔唐楊綰史稱王
佐吏禮秩淹民望益隆跋其一日即相洁被弘渥逮其
拜命元勛耆士相顧愕眙或減音樂或夷堂陛此何待
聲色然哉今年春石塘公北上公卿餞之江滸舉觴而

名理藏于雅詠

賀曰聖天子其喜于南卿之來留司政本則大有慶也

贈高令序

夫賦奇特之器者受抑于天抱直遂之操者見折于人斯性命之理造化之權也天才乎人而曲以成人遂於時而違則合身下者其道上身褒者其道貶故柳茂甸月而爲薪松閱百年而斯棟方枘格于圓鑿泛梟乘於流水是以馬遷發伯夷之論董生賦感士之篇也負薪者不拾遺金丐食者不視嗟來斥跖之徒曰盜必怒譽市之童曰聰必遜可以存性而悟命矣仁者壽而顏則否聖者尊而孔則違命也參互而不齊也仁如顏而不

貳聖企孔而從吾性也精一而可貞也、不齊者任之可貞者據之是故原憲請結駟之矜、干木甘踰垣之隘而况不爲二子邪、天以寒暑中人善室樹者避之地以江濤沒舟攻楫櫂者濟之無束手而待者故君子窮則安、通則利、所用非窮通也、自得其性焉爾、黄次公繫而受經張子韶謫而却粟賈太傅返長沙而建策、蕭長倩起抱關而輔政、夫去就惡可一端而取乎、鑑不爲人之妍媸而亂其照、權不爲物之輕重而决其平、揆蠖之屈者伸也、龍欲躍者潛也不厭蔬糲焉飫鑿粳必駭危險方愼坦途、士焉往而非德之資邪冠氏高子英特抗直、富

納賀惟長
賀客名言

才明政兩邑宜之而沮于臺察夫計高子望奚所不達哉天其欲玉高子歟高子善承哉

賀鄭都指揮序

崔子曰日者薊盜之起八人也度險如家治緩濫爲萬人大師而後克之賞也勞者下勢者上夫德衰而後有政政格而後有兵兵怠而後有賞故化世不言政治世不言兵振世不言賞賞而猶失末孰甚焉昔閭丘氏之子也溺其父號於國中曰能救子者予金漁人援之出閭丘氏之戚攘爲已德其父金其戚而徒勞漁人及其次子復溺號猶前也國中無應者故信古之所貴也銑

外女弟之夫存、亦從師有功、自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銑外舅鶴翁及鄉大夫賀之、銑曰、爾存功倍於爾者爾知之、功茂於爾者爾知之、思倍當安、思茂當慎、曰爾祖至爾爲都指揮三世矣、爾父尚行嗇家夫盈而能守、故有爾今日、爾惟嗣德惟孝、爾惟報賞惟忠、爾惟納賀惟畏、且銑聞之、福不可妄受、曰持貴不可徒居、曰稱、不稱福則爲戾不稱貴則爲辱夫善飲者餘其量適也滿其量猶或可勝也過之鮮不困且病矣故君子懼福而憂貴又曰、爾存爾達爾毅爾欲尚官其夙夜守予言、斯克有勛有聞、

晉里克論

崔銑

里克弑二君春秋于奚齊曰其君之子于卓子曰其君何也夫獻公嬖邪淫寵妾麗必殺太子奔二公子而後傳位奚齊雖父子至性眷後忠言一切藐之矣曰君之子見國人莫與也獨獻公欲之耳及奚齊被殺晉無先君之命可承易邪反正廢狡立德非當國大臣之責歟獻公將殺申生獨難里克施優說之克中立而後難成奚齊就殺國無謫言則克之才與識觀晉當是時因民之憤藉秦之力迎重耳立之如齊迎小白魯友翼僖則

定國之言

晉卽定也顧猶荀息之愚立卓子意將絕亂源而啓後圖夫君何物也而可移乎嘗計哉才足以明賢權足以訖事而緩試其圖誰之罪歟是卓子者乃克君之也嗟乎事當兩難有義會之勢當叢逼有幾樞之執義宜申戒乎猶見幾宜豫戒乎岐微乎微乎藏于顯形危乎危乎變于立談其易也轉圜其難也倒海其是也生重太山其非也死賊微蟻吾再亂而君再弒息就死而克亦戮是故大臣國之寄也義爲臣幹智爲政君斷左節輔需乃事賊遲疑待計而變更矣奈之何哉

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漳石公璞傳

崔銑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初爲監察御史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璞剛直有治才所在著稱在江西時有民娶婦三日矣婿婦往拜其家婿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婿殺女婿不勝搒掠自誣服云棄尸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尸獄成獨璞疑曰殺人而棄尸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婚方燕好胡乃爾爾出囚謂曰爾辭信乎囚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

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旣受汚名又枉死於理安耶望天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此明械囚首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門內窺璞令人召入曰爾羽客胡爲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其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是匿之稠麥中江西人號曰斷鬼石在山西時議修堯廟一夕大風拔木積廟前皆棟梁材後進工部尚書正統戊辰河決滎陽經漕濮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東入於海命璞治之河決已塞明年巳巳處州盜起命璞討

之平景泰辛未也先寇獨石命璞兼大理寺卿往璞至
飭勒兵修垣守險　康定帝賜璽書曰爾忠勤善謀素
爲邊人信故命爾事平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丙子
湖廣苗叛民李珍魏玄冲往爲用道之寇掠作讖文湖
湘訛言騰民用大擾又命璞往璞以計生得珍玄冲檻
送京師苗平還治部事數年致仕天順庚辰　英皇召
大學士李賢謂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健然貧爲我以
璽書召來璞至京　上召見文華殿璞服青袍繫角帶
入　上曰吾賜爾緋玉敝乎璞叩頭曰臣平生以孤忠
奮無結納今臣自分塡溝壑矣詔至臣自知亡他途必

臣有罪當誅譴耳　上說是時璞微贖乃命掌南京都察院事成化初致仕歸五年卒後渠子曰銑正德初奉旨充　孝皇實錄叅對官見國史載石公功令求諸其家亡有也長老道公數事藏之足見其素槩石公在山西其夫人與諸僚妻燕歸慍曰彼多金珠綺采吾布裙襖甚不稱布政妻也石公曰爾何坐曰席首石公曰使吾墨於憲汝安得居此坐且我素不以妻子故庀彼金珠綺采者後欲居汝席得乎明年其夫果有以墨罷者石公自司馬歸彰德無宅第假太僕行署居後竟不能治第有司令其家納金以行署長歸之子少聞城西孫

蹶晰無人　筆手

平村高平渠南有石尚書別業己卯春始過焉傍晰作
屋三楹廂甚且闊屋左茅舍垣內僅一畝予訊其老僕
屖郎公居蓋瓦則易之屢矣公歸買田僅百畝其孫貧
四十畝售朱氏安陽某自典史歸石公許往其家盛治
具几上陳銀鹵前列金杯十餘公見之問曰爾宦幾年
曰未一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誣我貪奪職石公曰使
吾治爾爾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駙馬都尉樊大振傳　　翟　銑

樊凱字大振安陽大韓村人少給役至縣令見其狀貌
驚令學凱長身玉立美鬚髯成化初選尚　廣德公主

凱與周景同鄉生行又同凱慕景爲人襲其行事景傾心與友凱亦能爲詩成化丙午命統禁兵日介冑升殿侍衛正德初劉瑾用事自公卿以下莫不折節而凱獨不屈嘗曰凱幸託主爲朝廷肺腑戚縱自輕柰辱主何所統卒王某者瑾鄉人也有心疾凱數掠治某知瑾惡凱正值瑾出東華門將升肩輿某稱寃狀列凱受禁卒金且多私役者遂罷凱侍衛凱善論事有康濟心今附其一二河間諸郡民貧役苦又繁生子越兩人即閹之是時貴倖者在諸郡子弟列土封伯厮養富埒卿相民益冀倖每歲終禮部納用數千人不與者猶數千人部

中譏自尚書以下反避匿凱曰此色無家放志意縱恣
誠得發遣使事藩王嚴禁後勿得擱不二年此患息也
論團營軍曰軍太半私役矣不即受錢代人役或負擔
以生逐操弱弓敗矢取具臨時食頃罷一旦有緩急非
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于都城東曠郊指揮以下將兵
居各立保伍毋得他出給兵符為信且守且練有事命
將往統之斯強幹而制枝矣子琦瑤俱錦衣指揮同知
琮百戶安陽人又有李懷李堅宣德中皆尚　主子孫
士居安陽者其世莫得而詳也

述

顯妣淑人李氏述　　　　崔　銑

先妣諱慧戶部侍郎李公和之長女也母郭氏封恭人李氏安陽人先世爲元萬戶侍郎公爲郡學生正統八年癸亥三月十九日生先妣後侍郎公登天順丁丑進士先妣年十五携至京居西長安邸每聞侍臣石彪曹欽退朝過聲勢炫赫告于母曰 天子出殆不若是此曹其不免乎後果敗誅年十八喪母長弟華十四年仲弟蓉二年季妹七年長弟善飲尚俠責曰爾欲貨父邪凡官邑雜交仲弟猶在襁褓擇母字之季妹教女工非

學官巧禁

女事勿越閾、是時侍郎公爲給事中、上方督責言官、竟日在公、先妣理家務以六禮爲侍郎公內高氏配高入猶資之比嫁不私一物、天順癸未、侍郎公因使得還、請于學官曰、吾長女有大功于李、吾不可輕字人、必以歸儒生、諸生俊才者誰、學官𥚃顧思不得、侍郎公促之、學官曰、居射圃讀書者曰崔生、可然山東人、明日侍郎公往拜學官、因從觀堂廡齋舍、次至射圃、見家君儀觀甚都、因試經義又工、大說、乃託鄉先生張祥來成言、崔氏由是籍安陽、明年甲申、先妣歸于我、取蘇來哀更之以奉姑蔡恭人、弗繼則澣補以進、貨賫珥、日帀昔厖以

羞舅姑諸娣民間女也先妣能下之明年成化改元乙酉家君得舉巳丑舉進士授主事庚子家君丁內艱還歲凶先妣自食糠粃節食食家君是時長弟爲大商積累千金季妹爲駙馬兄妻事先妣跪伏謹畏如母家君性方直臨事據心所安弗回多拂上官意舉進士十有七年始一遷官素貧不苟取先妣尤畏法視貴倖之所歆人或饋一帊非所當必勸家君固郤去曰古云文官不愛錢如受饋必駭法一旦敗露人誰惜之諺曰憂食羊不如樂飲湯家君笑曰吾豈貪者乃相戒邪家君爲京官二十年貫屋以居先妣令僮日拾馬通自夾薪以

寬恕

毀衣太半綴補、初宦時止一僕、先妣剗芻、飼馬、連失五子、年三十有六始生不肖鏡、五歲時、先妣歸寧、表兄弟俱衣絲褐、不肖向母索衣、先妣歸、啟二敝笥示之、曰可製者、不肖益哭、亦竟亡也、延安絲甲、北地諸僚占桑養蠶、不肖迎婦歸、先妣令婦養蠶、取絲三兩、曰、吾欲婦知女事艱、明年遂止、家君在蜀、出按部、先妣令留門隷老者四人守戶、且鑰之、日再啟汲水、不肖以下毋得出遊、不肖十三時、在延安、私以紙易瓜、先妣怒、責二十、曰、此漸可通賄、為官多因妻及子好貨敗其名、不肖自侍讀在告、嘗看花張園、回、詈婢于室、先妣早起數之、曰、婢可

怒胡不待醒昨夜即爾酗酒爾爲儒爲 天子法從臣
當如是否是日所親又置酒不肖不敢諾舅母及表弟
坦輩爲跪謝過乃許家君居閑三十年僅有南岡瘠田
食指三十先妣節約得裕他有田千畝者反來貸粟未
嘗兼味而食完布帛而私今莫能狀其勤苦性攻女紅
好自製衣非大病刀尺不離手不肖勞請少休曰吾樂
之不肖子女衣稍華必責婦曰吾中年生汝夫又止一
子尺帛以上彼不敢知汝于子曲狥所求夫貪以求成
求而遺阻尚懼而知恥求亡弗遂則弗知恥將何不爲
也正德十五年正月二十有六日卒享年七十有八歿

前二日出衣及簪珥賜諸子孫及外孫又賜侍郎公守墓奴妻一帨曰語爾夫守墓幸益謹吾事父母今止矣先妣歲節家祭後必祭侍郎公云先妣生女二人俱先卒孫男子二人滂汲女二人曾孫男子一人士杲庚辰春母訃至京傳遺言曰語銑爲我求一志紀實不肖狀母行求銘于鄒田馬子伯循又七年先君亦棄養因閱舊狀芟艾沉蕪附于父述後并示子孫不肖孤銑泣血謹書

于西涯爲
忠告寧爲
一士之謀
謂其人哉

書

上西涯相國書

崔銑

竊聞忠臣者遠不聞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倫也、顛而能扶爲忠、愛而能諫爲敬、銑趙之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殆、何堪聽聞、銑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墻、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士容汚、若將弗及、寸材尺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嗜飲好內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

危久將不起必斥而弗信使其父兄子弟垂泣而告之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悅然而淚下矣何則父兄子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傜民疲而勞未巳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之兵敝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匱矣若再有嘯聚何兵以討邊或寇入兵馬之在内者畱之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廟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也銑耳不得聞口不敢言者又有此乎今九重及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惟執

事能告之執事自輔先皇澤流而望尊先皇大漸執手流涕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逮貴愈堅相幾酌會爲國蓍蔡行高而人信二也是故以戚則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弼亮初政調和瑾虐釐弊庚午入告累矣似猶未飫天下之望也項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繼聞請告夫子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幼主與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者不合迹而毀績善始而不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

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時請面對、剖難而覆易、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軌、祖宗之典、誠于中、而徵於容、因其明而通其蔽、上英武冠世、深信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其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艙、熟視之世仇也、見必以刃接、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共圖之、卒濟、非前相怨之深而後相克之力也、志誠在于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之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由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而

獲遂夫君以爲社稷也吾爲固之如磐石然以待君擡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欽不然使至如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奚濟也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目拘其進毋以浮僞溷其眞毋以粗率棄其直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爲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倖治貪厲恥表節嚴其進覈其僞不惟得眞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以至于士未有不須評士者忠直謀畧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從還盡其諮議不無裨也周上靈

繫民心財也蓄久者積爲力者充食冗者耗費奢者窮賈誼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飢十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歲入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爲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因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典工皆稽業而定旣唐併庶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强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鎭備也兩京禁兵伍以戶賂而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紈綺子將之一旦

今兼二者皆自
[illegible]之[illegible]

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于今尚安及後可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俾可憑籍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　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　太宗北代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之繫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出塞者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者否也晉董關于爲趙守過深淵壁峭若墻下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牛馬犬豕有譔入此者乎鄉人對曰無有關于曰使吾法

猶淵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一阿大夫則諛者遠而罰懲封一即墨大夫則譏者遠而功勸無別而緩非所以爲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爲伏惟執事當國安危倚繫故敢俯伏門下稽首上書干冒台嚴不勝隕越之至謹伏斧待罪

記

大義祠記

舒芬

啓嗣而有扈拒兵武輿而伯夷叩馬夫豈昧於天命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非不知啓之敬承爲天與也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其誓不以家天下爲兵禍之始邪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而叩諫之懼後世臣子一動于利將藉此以行弑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

章句分澁議論新奇之報

殺身以爲名教之計烏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于是哉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爲恥奉君后以臣妾于禽獸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不有徐公舉家不污之義則宇宙不幾于覆邪方伯顏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北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奠于岳武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擇死所以火不克死復以水乃死烏乎擬公之忠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偉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芾趙昻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於魯連也

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邪終古知華
夷之防而人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伯夷下
矣公名應鑣字巨翁謚正節事詳宋史本傳茲不及贅
唯公以江山人舊有祠在縣治北正德己卯進士武進
吳亞甫來尹縣謂僻陋弗振非所以風江人也乃改建
于東門之內通衢易腐支頹工不甚費九月吉遂告成
事亞甫之政以節義教化爲急務大率類此如近宸濠
之亂人多觀望唯亞甫與進賢令劉汝澄首正其逆賊
之名移文上下則夫是祠之改建也豈徒然哉十月望
使生員劉貢致書來閩屬芬記因憶成化間厓山建祠

祀文張陸三公白沙陳公題曰大忠祠是祠舊因公謚今改題曰大義庶足以表異公之心也嗚呼大義明則中國安而夷狄懼矣

何句做子好處即疵處

序

壽李元玉六十序　　汪　暉

李子元玉棲連磯之墟涉燃犀之浦憩乎浮丘而泳乎白璧栩而行喁而嘯據几而持罍與然適也不閒厭不華蘄不偽藏不囂役益將糠粃世物而以玄寂窕乎道者矣而視履若壯形容若孺焉是其喻於生也乎夫賦軀也散萬不殊而使其自理也限者其誰與是故有思莫若無思有爲莫若無爲杜遏黜明以凝天眞常德乃存今夫民市處則嚜都處則佻塞處則橫朝處則僿丘谷然乎哉徼勝襲名趨躁耽兢志壹務營侈出荒俚成

倜素履然乎哉是故谷居者巓素尚者潔巓不嶄心潔不溷神無索無盈無垢無澄可以固形可以遠邛可以永生夫是謂道根南海有魚焉廣數百里其鬣棟張其脊陵踞潜乎無極之淵息乎沆漭之鄉未有能原其紀者設移之潴沼則鰭而醢矣安能充其巨乎百圍之木崎乎嶔巇匠者莫近園有拱把杝而爲薪豈舛于度哉邇易致也故曰金以火範火亦消之絲以織章織亦敝之其操也成也其成也泯也緒著一司勢隆一時者亦若是而已方且梏于襦緩之煩汩于聲利之湍而足專馳之而目專覩之而口專饕之與世相劉栢嘐日薾月

戕而不能止可不爲大哀耶夸毘珠襦以矜約約者緼綈尚褐無所用之以珠爲彈以錦爲羅而求雉于窮莽之中必迅作而不遘故曰哲人知時介人知守達人知安至人知存今子遯世逃名而軼于塵穢之外其意宵其顔舒其衷恬洋乎其裕而不流也卓乎其遺而不滲也浩浩乎其似喜乎湛乎其無所洋乎逍遥中寘以基無垠參寥罔象以基無朕不肯不丕欮安能窮其壽

寶爱性命是讀書做官事親立身第一件

書

寄余子書　王廷陳

懋昭足下昔偕館院頗辱暱與曾不幾時子以憂去夫之明年僕坐罪謫僕之難合子所知也時吏不能指其瑕疵纖劣莫競遂伏誣議人悲失路僕幸生還可爲知者道也春仲晤令兄悉子幾死奇禍得失夢幻無足芥蔕吏計子首夏經黃必獲駢展比 公信次布歡臨江遲佀獨徃微吟數而不數今晨青來乃知仙舟 徑泊鄂渚矣令我欷歔移時涕泗交下豈緣偃蹇感慨易生誠以二三良知星處莫覯僕以繫匏子復塌翼過此不悟世

路風塵恐未覯無由耳僕林居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莫冀詞賦小技亦無足煩其思惟紓其綜寄也每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為疎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鴟夷之逝而汚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卧卧不為夢厭苦俗徒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苦滑磴危鮮不緩卸身多疾病藥裹不離此僕林居大畧也子亦欲聞之耶惠來諸篇詞翰比灑把玩未釋豁我心神二詩稱荅更希報章

剛直不屈不苟媕阿此八字不愧科名矣乃坐其弟荐舉不以實降官國初之嚴於荐人也

傳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傳

黃佐

吳伯宗名祐以字行撫州金谿人父儀元鄉貢進士遭亂隱居教子伯宗十歲通舉子業先達見其文歎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薦舉首辛亥中書省會試名在前列及廷對　高皇帝親製策問略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科得人爲盛今特延子大夫於廷不知古帝王敬天勤民其道何由伯宗條對稱旨擢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得伯宗
高皇帝甚喜賜袍笏冠服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

大學士立論

訥等同修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伯宗性剛直
不屈惟庸每銜之八年惟庸中傷以事謫居鳳陽伯宗
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以事恐滋
久爲國大蠹辭甚剴切　上得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錢
鈔奉使安南得馴象方物以歸獻之除國子助教十三
年命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　皇太子嘉納明
年改爲翰林典籍　御製十題命賦之伯宗援筆立就
詞語俊潔　上嘉其才敏大加稱賞賜織錦衣十四年
以爲太常寺丞辭不拜十五年又以爲國子司業掌監
事又固辭不拜由是忤　旨貶陝西金縣教諭至淮安

召還以爲翰林檢討未幾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
第仲寔爲三河知縣薦舉不以實伯宗爲所累復降爲
翰林檢討十七年四月乙未坐文字進不以時謫雲南
卒伯宗爲人温厚詳雅博學能文不苟媕阿故屢獲譴
所著南宮集使交集成均玉堂集

疏

請改曆元事宜疏

鄭善夫

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月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

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餘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毎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杪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朓朒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眞知要亦

須酌量以定者如月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非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是故食之時刻杪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杪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杪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厤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抄極精極細及至于半杪

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杪積以歲月則龎雜朓朒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歷元每得其人我 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撥往古下推未來庶

幾曆元可更也

傳

鄭顛公傳

鄭善夫

天祐公字君作淑公之後少磊落不羈知元運將革自負以豪傑之才恥與牛驥同皂處南湖塢中意洒然也是為南湖處士晩年世益亂上下涸賄上自達魯花赤下至邑子丞尉競為饕餮降其風而化之乃憤然有廻淳反朴之志恤恤然賙貧鮮寡一物價平出納使世之貪鄙也銷後游四方齋餘貲凡遇生物無大小貴賤即鬻而放之如是者十餘年人不能測其所藏咸呼之曰顛公云公嘗假三世田其價已盡後其子匱乃召而告

嗟乎二者二爲八而裂已一爲已而自全所謂以不羸終其天年者也我將何從乎

曰而父所鬻田若未盡而值也給如之至其孫匱復告曰而祖所鬻田若未盡而值也給如故晚年每辟火食日醉醇酒數勺微醺輙麻鞋散髮走道上暢歌屈原漁父篇以自况其志或勸之仕乃喟然漫答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鬣白毛龍駱鳳臆終日不釋轡卒以熱死其一垂頭昂尾駝頸騾膝蹏齧善蹷棄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固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以養精也茲蓊得之舊譜蔡之故老所傳云爾古之人有逃名佯狂裂冠毀冕而求自振其所極者世未易知也埋蚍渡蝗迹不在其身則患應之於其子孫云

后一段似未聞伯安論者

答姚元肖吏部　　鄭善夫

辱書教以不逮諄諄然所謂啓其聾而豁其聰浚其源而導其所歸者也走童子時即好爲文辭毎讀大人上林諸賦愛其窮高極眇鏗金戞玉奮然希劘其餘聲晩遇王伯安于毘陵相語數日始討之心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乃始改念抽摭羣書而求其鍵于今三年矣蒼蠅紅紫未之有別者也深愧知巳之辱深愧知巳之辱然曰林居有俯仰之累謂走必須一來固也走家素貧入仕十餘年而不家食者纔一年比來八口愈不自

支豈故欲爲希僻不情之行孑孑然慕巢許之高哉。顧以病骨不可一日留闕廷。得歸甚快。初不計其來之時與勢也。方今事例、凡起廢者必親致詞於州縣省司、上下凡三衙門、四鄰里正、與醫學、凡三覆結而後得達于銓曹、復待命幾月、而始得一職也。久臥者思起、而乃艱其來者、非所謂門有噬狗乎。今天下好進之士不爲少矣。其多才善能之集于京師而矯首奔足者亦不爲不多矣。大臣之隨材任役分布內外四方亦豈乏一蠻夷曠莽之墟處麋鹿斷聲息沉溺枯槁之士而皇皇然如恐遺之者哉。沉溺枯槁之士不可謂盡不欲仕也。仕亦

不可以爲全爲祿也置之百執事之列亦不可謂無廉政而但蝗粱黍也走之進退界在兩難之間耳昔者韓退之三上宰相書汲汲求進嘗竊鄙之而三不報至有周公之說跡其事又不能無悲其心也如其不爲祿而有憂天下之心雖孔孟亦嘗皇皇焉耳走實匪材而貧乃甚之狂又甚之以退之之賢至於三上書而不報焉不待慧者知時宰之未必賢如周公也今上有周公而走獨守株其拙又甚之雖有憂天下之心無惟其頓於萬里之外也因閒論徑情及此似乎有所要而言之也皇悚皇悚北地早霜惟眠食爲道加愛不宜

適，卓偉宕佚，北進乎諸韓畢，然適爾，文不宜淺澀而

林，蒼崗疊巘之外也。因開鬯偉特，援此叙于有所要而言之

而老文爲寺林，其渺父盛之，雖有變而奇之心，無作其智

者，不伸善，有加將學之未遊，贊如周公也。今上有周公

貪[illegible]往，又其之以遊之，放諸寄於王事者，而不拔

而有長夫天下之心，雖九通，亦嘗皇曷伏，夫實匪殊而

有閒於之詩道其[illegible]

有道之[illegible]王[illegible]

廉政之而但[illegible]也，夫[illegible]進[illegible]雖之倫乎其旨

不可以為全為識也，置道之人，有執事之材，亦不可謂無

以人聲爲生樂之不講久矣元聲元聲與尋尚士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廖道南

臣伏考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矣臣嘗莊誦竊歎以為　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治馨香達于神明休徵駢疊登諸史冊禮樂百年而後興信有由矣恭惟　皇上建中致和體信達順光紹　聖祖之丕圖載舉隆古之盛典禮崇三重樂備四郊邇者　宸翰飛灑

親撰圜丘樂章昭煥乾文發揮道妙比之絃管協乎律呂真有以動天地而感神明矣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莫盛於周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爲羽五聲相生旋相爲宮於是乎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

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矣臣請以古樂可行於今與夫今樂有戾於古者言之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疾徐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藏掌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浸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陰陽配合之禮律呂子母之義恐未必盡然也

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祀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疾徐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隸籍於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其會之於服冕帔旄舉弗彝之於佾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

古者大享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縣九享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鍾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于　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優侏儒獶恐非所以祇承上天之餘惠也

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大夏司空除壇農正陳籍籩人薦豐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躬耕籍田設樂於先農壇教坊司承應羣伶紛擾衆劇喧雜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諸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慾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　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日月之祀既以復其初　朝廷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聖人在上必有所作矣或謂元聲難知古樂難復臣歷考經籍樂

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禮儀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志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朱熹稱之以爲成一家之言若陳祥道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聲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詞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我　聖祖謂熊賜履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斯訓也萬古不易之至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

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諸樂書條爲之說一曰稽五聲以正八音二曰稽八音以正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正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說亦互有得失先儒許衡固有定論矣臣等不敢備述謹繹其義附錄進呈仰冀　聖明俯垂采擇

寥寥數語已見洞庭眉目

序

遊洞庭山序　　文徵明

洞庭兩山爲湖中絶勝有具區帶映而無城闉之接足以遐屬高奇而靈棲傑構又多古先逸民奇蹟信人區別境也余友徐子昌穀近登西山示余紀遊八詩余讀而和之於是西山之遊無俟手披足蹋固已隱然目睫間而東麓方切傾企屬以事過湖遂獲再而遊焉留僅五日歷有名之蹟四雖不能周覽羣勝而一山之勝固在是矣一時觸目攄懷託之吟諷歸而理咏得詩七首輒亦誇示徐子俾之繼響昔皮襲美遊洞庭作古

詩二十篇而陸魯望和之其風流文雅至于今千歲猶使人讀而輿艷然考之鹿門所題多西山之蹟而東山固未聞夫隨有所倡也得微陸公猶有負乎余於陸公不能爲役而厯幾東山之行無負於徐子癸亥冬十月序

不立坊愈見公之品故君子務其急者

吾當拜之

書

與郡守肅齋王公書　文徵明

夫聲聞過情君子所恥有損無益賢者不爲今大巡郭公欲爲某建立坊表出于常格區區淺薄豈所宜蒙深有不自安者自惟潦倒儒生塵伏里門又以衰病蹇劣不能厠跡士大夫之間故孳孳退縮非以是爲高也今以爲賢于他人郡士夫誰爲不肖且某在今諸士夫中名位最微人品最下行能才智最爲凡劣一旦以爲賢而拔出其上自然居之豈非君子所深恥哉某雖不肖自托於君子然亦安肯靦然無恥茸於小人之歸哉嘗

何可不讀書拈來便用

閱郡志宋蔣堂希魯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公守郡以其名德因即所居表爲難老坊蔣公愀然不樂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何以至於我也胡公即爲撤去當時以爲美談迄今傳示方冊其自視於蔣公無能爲役而明公則今之胡公也且某素蒙垂愛其忍以里俗小人待之哉某雖非足於內者然竊欲自附於知分守巳之士以求免於務外爲名之愆惟是憲府崇嚴無由控訴欲望明公轉達此情得賜寢罷寔出至幸也況今歲歉民窮賦無從出一有興作不無動擾此亦明公所宜軫念者且某世居此里自

祖父父叔以來世叨薄宦里中父老毎為贊喜然於其人寔未嘗有毫髮蔭庇萬一舉事則匠作夫役勞頓寔多夫不能覆庇而反至勞頓豈當時贊喜之意哉彼雖自受其役而區區以一身標表之故坐覩其勞亦何能安然不為之意哉徒費財力而又使人不安正所謂無益而有損竊為明公不取也比者蕭二守頗訪首及此事某即欲以此事上瀆明公彼時猶以為未必遽爾乃者反覆思之恐一旦文移下督材木既具營繕既嚴則勢不可復止雖欲有言不可得矣緣是不得已輒露血誠先此懇請惟明公曲賜處分倘得幸免則明公之恵

不淺淺矣區區此請在於必得若以爲非出至誠姑爲是退托以激冒時譽則重得罪於左右矣然而不敢避也病蓐不前無緣躬叩鈴閣謹勒手狀令兒子俯伏以請臨紙不勝願望之至

語不多而
態伯虎長
卿若士皆
讀人也若
已勝矣

序

中州覽勝序　　　　唐寅

吾黨袁成器少年氣逸、溫然玉映、蓋十室之髦懿也、弘治丙辰五月、忽翻然理篙檝、北亂楊子、歷彭城、漸于淮海、抵大梁之墟、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歷山川陵寢、幷衡隘名勝之處、日夕展弄、目遊其中、予忝與鄉曲、得藉訪道里宛宛、盡出指下、予聞丈夫之生、剡蒿豐。揉梧幹。以麗別室。固欲其遠陟遐舉。不齷齪牖下也。而愿愨者懷田里。沒齒不窺闤闠。曰世與我違、其與蓊木委灰同弃、雖有分寸、而人莫知之也、後世因莫之建白也、是子固

欲自展以異而類然青袍掩壓馳鶩士伍中而身未易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久落落于此戍罷新從魏地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歟彭城項氏之都也今麋鹿有幾頭歟黃河故宣房之基在否歟大梁墟中有持盂羹爲信陵君祭與無也戍器其爲我重陳之乎它日當參驗其言

傳

義虎傳

祝允明

荊溪有二人髫丱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宴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窶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財乏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邪窶感謝富子即具舟費并載其艷者以去抵山又謂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怍子一怍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背也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碎破血出

被踝踵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頂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豔者若夫君嚙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爲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順途而哭倏見一人步於傍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

疑駭其夫鬼與夫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獨尚存哉旣相遇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逢若固未逢若圖死我罔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若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邪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覘賊始謀時何義哉巳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爭亦不妨

說

說吏

祝允明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於民甚於民之相爭也民之爭求止於吏爭於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求其不民之爭者而後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是吏教民爭而置吏者教吏爭也與其欲止民爭而更教之不若不置吏而民之爭尚寡也

是論體不奇移

節論

張　靈

凡論節於家以妻國天下以臣通今古也余竊謂二地也道均而力殊效齊而功差天君也夫也地臣也妻也亘古地不得違天則臣不得違君妻不得違夫茲不謂道均耶有守則不得私避有歸則不得獨巳此臣也與荒蕪冷寢貞濫人鮮別生死物莫恤者異矣茲不謂功殊耶節於國國可再造節於家家可重興茲不謂効齊耶有輔則易成有激則易烈有著則易傳幽陰之地無輔也無激也無著也當其時勢且與凡夫勤家者倍蓰

也茲不謂功差耶以是較之則妻節之難之重秦臣不亦然哉王節婦之節灼灼今得孝壽子孫厚終請文章先生以銘表贊述者多矣敢反復其事而申茲論

記

○○獨坐軒記

桑悅

予爲西昌教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栢予坐是軒塵坌不入胷

餘然自可

次日拓又若左臨大行右挾東海而陰萬間之廣廈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爲弟子之位若覿聞訓誨遇賢人則爲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爲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目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循吏私錄序

唐龍

正德巳卯江西鉄監司予當行是維孽王湛亂虔劉斯民爕其室廬是維士馬彭彭驛騷于途征餽轉輸蝟與于野乃民弊焉日阽諸危亾庶府之政若棼綱然旣至實弗勝是懼亟問于君子曰吾聞政有經今日之事奚先曰民病哉官邪昌哉大者恤民懲正吏習巳矣抑聞有序二者奚先曰吏失職則民失業夫民猶羊而吏爲之牧者也古之牧良故澤而肥今之牧殘慣然䕺矣柰之何不跳踉而號也無亦正吏習是急哉予曰聞命矣

以如者姻
姓者

乃布檄而以繩諸贓貨奸政者弗悛督責之又弗悛必
斥勿貸君子曰性有善慝習有上下政有勸懲故烹封
舉者疆國賞罰明者識治子之政毋乃詳于懲而勸猶
畧乎子曰不明之過也乃俾有司錄諸先爲吏循而沒
有遺愛者于是乎廣信府錄同知曹琥吉安府錄推官
陳茂烈建昌府錄推官羅江于是乎泰和縣錄知縣陸
震安福縣錄知縣龍典言其故皆曰介乎其廉而節也
郁乎其惠而和也挺乎其直而不回也晳乎其明而不
闇也秩乎其肅而不替也言諸其民皆曰始奠乎安若
堵乎而今由由乎思之若父母乎子曰美乎碩乎澤澤

乎吾幸而論其世焉諸郡縣先是有祠乃俾斲木爲主增祀之吾見吏而士者憮然曰均之民父母也彼沒而歆民之祀我顧生棄于民哉廉幾賂不彰與私欲不行與掊克不加與刑均而賦儉與作僞自遠而奸慝無所容與民于于然隱日瘳矣卒不悟不勸者不仁之人民之殃也天其天諸夫錄止于五人慎之也抑以耳目之所睹記而事易見人易感也況前乎此者業載諸祠後乎此者未葢棺焉非故畧也附錄高塈易春乃吏習有關焉特錄劉源清大忠義也特錄夏尚朴劉𤢖貴士行也夫忠義昭士行興然後吏習不媮抑勸之大者乎

時文非是古制古文方爲時義文徽空疎

序

秦漢文序

王寵

嘉靖癸未、天水可泉先生來刺我邦、憲古振文、式崇化本、數進諸生舘下、追琢礱厲、範以矩矱、越明年、出所編次秦漢文授之、讀、旣受卒業、寵跪而請曰、是編何居、先生曰、五經其炳矣、日月宇宙、弗可湮已、近古而閎麗者其秦乎、其漢之西京乎、今士以文進、古之制也、而業之者弗古是程、吾惑焉、攟摭經傳、苟以徼于有司、其尤疵者口耳乎帖括、剽裂乎佔俾、秦與漢無庸及焉、吾怪其涉之流而不飲其源也、將浚之使邃、闢之使廓、而無用

是謗謗促數也、文其有倡乎、寵曰、然則左傳國語尚已何遺焉、先生曰、左傳國語其言奥、其辭簡、其爲書也聯屬而成章、經之翼也、小子識之爾、烏得而選諸、寵曰、然則西山眞氏之所輯者不旣選乎、先生曰、夫文也終始有體、節奏有變、繁簡有裁、經緯有章、辟之樂焉、一音弗備、樂弗諧矣、吾竊疑其析而不屬也、離而不理也、懼學者之窺其一而遺其二也、寵曰、然則東京以後、不亦有可錄者乎、先生曰、氣未見其渾也、體未見其雅也、間有之、吾懼學者之作法於凉也、故略而僅存焉、寵旣聞命、爲之刋其訛而是正之、郡人湯氏愿而好修、請以梓、梓

成寵嵌以所聞者載諸首、

傳

蘇宣傳

楊爵

蘇宣字廷詔大名府南樂縣人以校尉供東廠辦事役能以左手書左字右手書右字筆迹皆奇特予初下獄東廠使人更迭覘伺日具予言動及囚繫狀積五日一上奏四月初一日宣來時予晝夜杻鎖右脛前為杻木轉磕成瘡宣自以手起杻上木以重瓦間合脛處使相去寸許瘡自此愈後宣數來時緒山銭子繫獄恐宣以厚予遭譖數語予當令防慮予以告宣宣曰使公而富於財則誠如所慮今公一貧如洗日且不給雖有譖者

必不能行。乙巳年春，果有譖宣者，謂私與予交通，下宣獄笞五十，奪其辦事役。予問之，即獄中書片帖使問宣，宣答書云，勿以我為慮，當開廣心胸。是年秋，予蒙 恩歸田里，送予至通州，同宿客舍中，次日各以詩相贈而別。夫當 天威嚴震之下，人人恐懼，宣能以厚道相與，可謂難矣。繼之者楊棟也。棟字國用，霸州人。其母王氏病，棟割其股肉，煑羹食母。予與劉周二子復繫獄，不能自食，棟以東廠使來視予，力言於司官，得自供米物。孔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信然哉。若宣與棟，使有學校之養，師保之訓，何善之不可為。

可作正氣歌讀

周主事傳

周主事名天佐字字弼號碩山福建晉江縣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待罪死於獄中楊爵曰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記其死之歲月日時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大畧謂雪雨不可為祥瑞而頌之謂權奸不可為忠信而邇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修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讒言之蠱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凡此皆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詞信有罪矣二月初四日干冒 宸聰初五日械

繫下獄十三日夜復蒙笞撻備極拷掠血淋漓表前襟
盡成赤紫色桎梏枷鎖晝夜困苦閶伺警惕罔敢疎寬
坐臥處血流地上可手抔之履襪衾苫之類爲血所沾
若濡於水中然　天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
而不可救矣延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　九廟災　天
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失天佐應　詔上疏其畧曰
陛下以　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
條陳且欲務關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
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
祥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効其愚乃今闕政猶

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　聖明采察之度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葢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即欲冒昧上陳但聞　詔書且下意嚮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況　明旨旣許條陳苟有所見寧恐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逃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直納忠爲囚犯

又孰不能爲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忠讜、以風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上有 詔、周天佐答

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桎囚、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梏微
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鐵鍊貫梏目中、令不能轉側、絕其
飲食三日死矣。當此　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一息以
待旦暮之盡、而人孰不以爵為戒哉、天佐以未信疏遠
之小臣執以是非好惡之常理、奮筆於言論之間、而納
其區區之忠欵焉、宜其言出而身即死也、故法凡死獄
中者司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緣故、請監察御史刑部主
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有不得其死所以重
人命廣德愛也、天佐笞之甚重、兩脅爛裂、腹上俱青黑
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驗屍訖、高告曰遍身上下

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否柩停數月其妻歸葬于閩中嗚呼遭際之不易蓋自古皆然也士當總丱藏而修之於家塾焉承師模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之踐履事親無或有不孝焉事君無或有不忠焉及名登仕版身荷天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造次顛沛而罔敢易也顧以脂韋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泯然於流靡波蕩之洶湧而承以孑然獨立之一身斯時也必欲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其不殺身而成人世之根者鮮矣天佐之死天地爲之震動萬人爲之流涕焉嗚呼天也命也不肖爵之罪也復何尤